

み志をまぬびては、

嗚呼、牧山に出でし月、

み船の窓ゆ、仰がれて、

尊き、たけき、みこゝろに、

何思ばまけむ、我君は、

流れも速き汐の上に、

深き思ひを、放ちては、
みとまの下に、賢くも、
君は泪をそゝぎけむ。

あゝ、關の山、聖き山、

その海原は、きよき海、

昔ながらの此浦は、

幸こそ、ことに多かめれ。

答五弓進之書

山田 準

某白、進之足下、嚮者辱書、辭氣勤懇、望僕以所以得益、顧僕不肖、奚以當之、雖然、交遊之誼、
默々不悉所思、亦何取焉、僕窃謂我三備乏人才、於往時則熊澤蕃山之於經濟、西山拙齋
之於操守、菅茶山之於詩、近世則關藤藤陰之於德行、阪谷朗廬之於文章、皆一時之撰也、
而足下伯父雪窓先生、曾問文於齋藤拙堂、又遊昌平黌、學問該博、著述等身、實爲諸先輩
之後勁、今也先生沒已十餘年、三備之野不復聞有一人庶幾先生者、况能摩諸先輩之壘
乎、三備人才之落莫、益莫甚乎今日焉、足下親爲先生甥、亦有與僕同其嘆者矣、雖然、是不
獨三備也、夫方今文運昌盛、自海而內、讀書綴文之士、擾々何限、而其能庶幾古人者、果幾

許蓋古之學者欲以有爲，今也不然，故學焉無用。古之學者有所守，今也不然，故行焉濫。古之學者有所蓄，今也不然，故發焉靡。試見今之所謂讀書之士，競口耳，不尙心得，矻矻于考訂，溺心于訓詁，隻字之未知，片言之未解，終身之憂存焉。而古人立言之意，經世之志，措之不欲講也。世道之頹廢，士風之污下，視之不知振也。豈不亦無用乎？今之所謂處世之士，阿意求進，苟且投時，伎人求物，忌克陷擠，繼之以詆訶，豈不亦濫乎？今之所謂詞章之士，阿糊塗，愈遠性情，摸擬釘，徒依傍古人以求一時之名，豈不亦靡乎？靡也，濫也，無用也。學者大患存焉。此三患不除，而望全才之士出，亦難矣。况區々三備之州，何怪寥々無聞也。嗚呼！僕何人才，驚學淺，而慨嘆于今日者，敢如此。故未輕道說也。來書乃言好作文章，且志道之篤，不敢後恒人。夫好學志道如足下，僕雖愚亦烏不悉所思，況不獲之他人而獲之先生之甥，僕之欣慰若何。邪想三備之士，有所振發興起，去無用，就有用，鬪浮靡，養根，抵者必將自足下始也。苟能如斯，則亦焉知拙齋藤陰諸人不接武而起手，于嗟狂言如僕，非足下之語而誰語歟。唯足下裁焉，不宣。

三嶋中洲曰：論古今學者之得失甚佳，今之學者可不猛省乎。

中洲三嶋先生七十壽序

文章者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豈可以末技視哉。故古人之於文，自得之心，身而施之家，

心齋手塚貴卿